先撥志始

先撥志始小敘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户也蓋門户之局胎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　國本爲歸宿其爲東林者則羽翼　國本者也其爲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强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玄黄互戰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迨逆賢用事

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于逆賢之時教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貴璫逆賢諸人馴至于 烈皇之世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悇

戮多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於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釀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簏中至今春而簏且滿矣因出已見稍為次第首紀　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者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于早也後之君子泝覽

於此其於邪正之辨得失之故亦洞若觀火矣

乎文秉豫符甫題於南溪石室

先撥志始卷上

文秉蓀符著

萬曆起天啟四年止

神廟嫡母為仁聖陳太后生母為慈聖李太后中宮為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内閹即注明某年月日幷記所賞以為驗孝靖故宫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内起居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弄孫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輙呼為老嫗〻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

得也

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孝靖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立元嗣為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既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寧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

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
凜慈聖諭耳宮中呼太子為長哥宮人為都人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即乞憐神廟欲立為太子北
上西門之西有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
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
盒中貯貴妃處為信後廷臣疏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
長神廟始割愛定立光廟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
來封識宛然啟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
神廟悚然懷負誓之歎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玄
殿北上西門紫禁城西北門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

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廟意頗難之因託言欲俟中宮生子以為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絡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雒于仁進四箴疏神廟大怒特御平臺名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廟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廟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德欲掠之為功因以大禮届期儀物未備為請神廟復大怒將有德罰處并停明春冊立之典歙縣許國進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

論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寔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寔不與聞冊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即徐亦自無妨舊例閣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廟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歙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即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二心密劾攤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歙縣因席藁待罪而于首輔不無心嗛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以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并參首輔中書

黄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于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蠭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歙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竝封之議既可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内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故羅亦唯唯絶無不可意次日而竝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旨既下舉朝大譁

光祿少卿余杰寺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冊立之旨今忽改為並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冊立者即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即當依祖訓處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軍余杰王學曾俱革職為民

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憮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于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陽宮同起臥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起臥不敢頃刻離者正為今日令果然矣使還以寔告神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為皇太

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畧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届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覲者師儒所重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

生可惡着罰俸一年張貞觀降襍職調外任用
吏科許弘綱疏言自皇上以漬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
輕自皇上以黨救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
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
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
也有旨弘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
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
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
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長
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即講官參列

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輩俱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撞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即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雙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奄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

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衆宮退相語曰此真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閨鑑圖說跋標其名為憂危竑議（閨鑑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遂借此以發議蓋欲淆惑兩宮也）

妖書云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鄭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叢蒙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須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

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佛肸應名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淂為屈或曰呂敘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買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幃與現任大臣刺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玆相比擬淂毋不倫曰尊稱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内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

耳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足綵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䏏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擧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在

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己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啇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遣令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誥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立元勳終有名趍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

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闔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胥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謹跋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神廟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有書內云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

神廟爲不慈光廟爲不孝貴妃爲不智俱膺嚴譴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衛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内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寔打一百棍革職爲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重如爲皇長子重重不必又來瀆激爲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寔保全之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瞑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咨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秘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祭者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陞殿命抓宮人首来祖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参神廟

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竑議標其名爲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妥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

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亦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

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
公承恩鄭公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
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
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祚土如姚廣孝豈
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
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
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
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
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
何敗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

鄉人無不顧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
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
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
於帝前以為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
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
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
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来無有
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
出諸葉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數寘之
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
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

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
唯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寔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
神廟已蓄恨在心玆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着東廠多
布旗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
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
明相公也 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
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啓聖
聰牌朝夕致禮神廟覘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

聖心頗為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為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閣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紓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令內閣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因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皐密受四明意旨疏參江夏及歸德疏內

言中城兵馬司劉文滐捕獲游醫沈令譽書劄本稿大有蹤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託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云歸德既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禎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錯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柏等皆詿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立新補刑郎中婁東王士騏在吏部寔

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嚳也有旨責其嚳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王立各經褫俱革職爲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嶝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成厰衛諸人見之咸懟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皦生光盖畨役于生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爲證遂據此立案始斷葛藤云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禎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史批順

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户崔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冊文內有戾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戾之門仁義存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爾廠衛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過詐論包繼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遊稿卄二張至本年十月半間在刑部衙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即

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鋪内刊刻藏掩着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廟内簷下静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其篇来催兩次又次日〃落晴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随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内庶欲惑國本是即妖書内國本攸關也詩内戴首皆吾君是即妖書内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戾之門仁義存種〃相類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既已招承還會同廠衛府部九卿科道嚴鞫皦生

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
正國法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秀才問徒延回京師受
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
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遊稿猶以為動不得他
續改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
夜擲皇親鄭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
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于文武官
僚萬萬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研審面對明白
逆犯皦生光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撥
問擬應得罪名來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
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
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
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嗣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
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
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因論斬今
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
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忝酌本犯情
罪似未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既
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
揔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

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
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
稷律處他卿等即便覆覆來欽此
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為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
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于
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
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
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于官
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為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
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皦生光揑造
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

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着會官處決仍梟首于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擾的即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着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又注云臣偶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出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為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貲金寶明以金錢行閒語曰臣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誰不疾首痛心

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

附妖言十大說

嗷揚尓忘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〻于小恩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〻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〻于小誣乎尓有大仇不報而乃規〻于小忿乎尓有大恩未償而乃規〻于小惠乎尓有大寶受誑而乃規〻于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〻于小方乎尓有大忠可傷而乃規〻于小謹乎尓有大貧能甘而乃規〻于小乏乎尓有大才未試而乃規〻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嗷揚爾忘之耶 嗷揚係生光改名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俛蔣無功錄一
通張之軒側早暮起臥觀之以自警云

生光會審時御史余懋衡特向衆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妖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神廟亦爲絕倒焉御史沈裕會審時厲聲向生光云妖書確是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言但張目切齒後沈裕奉差出都屢見生光爲祟遂卒于途中又文華殿中書趙士禎山東人素慷慨有胆畧妖書事起遂杜門不出後屢見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謂妖書出趙手非關生光造也

妖書初起神廟即召皇太子至大聲諭曰哥兒你莫恐

不干你事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關門晏些開門又遣司禮太監田義口傳聖諭到內閣云我今日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到啓祥宮面諭慰言我的慈愛教訓你也知道你之純善孝友我也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正法我念你必有驚懼之心我著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因忿怒動火不能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云時神廟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首請去送至殿舊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命傳與先生們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啓閉閒天語叮嚀如此則張差

之梃神廟已灼見於十二年前矣
光廟元妃孝元郭后無子妖書定神廟特令多選淑媛以侍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與焉踰年遂生熹廟
萬曆三十三年熹廟誕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人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陛閒傍徨俟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合宮懽忭宮人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孝和未有名封禮部擬封夫人神廟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名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尚未之國中外洶洶懼變刑部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

巡緝惟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裏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孝靖崩先是光廟移居迎禧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候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妃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殮戚畹王昺述其事甚詳有旨令行事宜照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主事翁正春御史穆天顏各有疏請謂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不報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說有女大姐

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時在阜城門外庄上歃
血為盟必報鄭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共圖大事將
皇上并皇太子弑毒淂立福王必大陞賞富貴非小立
有妖書一冊會填姓名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二月初
宗舜孔學等設席請妖人王三詔等至家書寫聖母同
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設香紙數分
又用黑瓷射魂瓶一个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
三个将新鐵針四十九隻釘在紙人目上七日方焚化
收壇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等云踪進神廟憤
怒不堪遶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輔臣葉
向高揭奏往年妖書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

令告者與被告者人皆現在一下法司鞫審其情立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東宮而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于別疏批出或另傳聖諭中有干礙事情不必盡露要以正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恬然無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神廟尚未就寢覽揭怒始霽旣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贊之獄而諭禮部擇福王之國吉期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傳宮中者兩年尚不發

引禮科亓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給香火無供忍令墳園之荒廢皇太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靈輀未發寧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郭妃配東宮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至四十三年五月始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郭氏墳地六月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户三十名園地二十五頃以供香火

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聖壽為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為壽慈聖却之曰我潞王可宣來壽否十二月署禮部右侍郎孫慎行集

舉朝公疏請之乃下福王臨行前十日鄭貴妃又請更期神廟怒叱曰如此爾何不去耶對外廷貴妃始噤不敢復言

光廟雖正位東宮內閹往往托疾求去侍衛不過數人故有張差之事張差者供稱薊州人手持棗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二門止兩閹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差捂一人至殿簷趨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光廟奏聞有皇爺可憐語奉旨法司提問時慈聖已上升次日神廟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即宣閣部諸臣見於慈寧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于不意未暇

肅朝儀也神廟憑石欄命光廟宣諭張差身無寸鐵昀係風顛不許妄扳誣陷無辜傳語諄諄無對奏者御史劉光復播笏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敬數奏方始神廟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閣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皇太子神廟大怒謂内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光復為震驚几筵命執送刑部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罰杖贖鍰神廟怒其輕比侍郎以下降罰有差遂宣旨云去歲慈聖靈輦在途内臣執紼者以震驚几筵謂當大不敬令光復罪宜比附論死革念時方亢旱姑着監候處決羣情惶駭隨須聖諭下部院蓋神廟特惡瑣聒借一警百而寔無深

怒也
張差變起人情洶洶咸歸指宮闈巡視皇城御史劉廷
元疏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給事中姚
永濟韓光佑劉文炳何士晋亓詩教御史過庭訓年志
夔戶部主事張廷等相繼請嚴鞫後提牢主事王之寀
疏言張差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公等語
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梃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
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人
赴愬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寀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
尚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
官何不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霸州

武舉高順亭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為福藩諭式直陳大難身犯奸驍兇鋒云云蓋大受前年為藩封喻額曾疏參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門絕户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疏參國泰謂大受不過引前疏發端以明杞憂果驗並未嘗指實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户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國泰矣且國泰既汲汲于自明即當請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發下與馬主道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一一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蹟豈不洞然胡為到今寂無一語掩耳盗鈴肺肝如

見吳禮部右侍郎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真亘古奇變皇
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寀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
究今已旬日尚未報聞刑部左侍郎張問達題逆犯張
差窩主內官宅居豢養主使引導種種奸謀具悉供案
臣于二十六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尚未見勅行會勘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時衆論
沸騰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輦金二十六萬潛致劉廷
元郎中分餉諸權要于是合喙共持風魔之議而黠猾
二字為世大禁矣時鄭貴妃殫懼無措神廟諭曰外邊
口語藉藉不易解若須自求長哥即為宣光廟至貴妃
號慟哀禱光廟乃上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扳

招止據張差等定獄焉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等官臣張問達等為欽奉聖諭事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與名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内收割柴草堆聚貨賣被内差官李自强李萬倉欺差硬買不從將前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内聲冤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遇守門内官李鑑吆喝攔住差即向鑑一棍打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下被拏住等情又該提牢主事王之寀題為鞫問獄情係于根本等事内稱十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差年壯

力強非風魔之人問差何由執棍至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苦死撞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刑法寔招與飯吃不招餓死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魔去官吏止留二吏扶往問他寔招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〻說事成與幾畝田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〻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〻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个打殺一个打殺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〻與我棗木棍領我從後宰門進到宮門口守門的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倒裡邊老公〻們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部批覆按所供支詞擬風魔而又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

原問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騎馬老公公龐保住薊州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炭劉公我說了劉成龐保約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个打殺一个打殺了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爺洪福大了等語看得張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凶器跋扈之勢昭彰非宗社有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内官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薊州道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對審再三馬三道初

不承認但稱實名馬宗禮是差妻母舅黄花山修鋳瓦殿送炭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来不知做甚麽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補玉皇殿龐公修鋳瓦殿是才送炭又稱商量打殺朝審来我們不来張差一个来想他走裡面去再幹甚麽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衆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年臘月風起時嘗在外邊住幾日今年三月内差在家裡罵天罵地口說我是玉皇的兒子玉皇差我下来等語因就叫張差張差稱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說你該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个差了要砍三个就砍了又稱紅封票不知幾時在家

裡是差妻李氏㨾冊子收着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裏邊幹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影商量叫拿棗木棍進去却好就有一根在家裡拿進去沒人攔我不然插翅飛不進去等語各口詞在卷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癲奸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衛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寧宮欽承面諭衆官風癲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龎保劉成俱係主使將三犯即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龎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的係誣扳斟酌擬罪

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遵旨將張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處決訖隨具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云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問安又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不雨拿到內官名又不同可著司禮監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鞫問具奏臣等遵名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梃闖入當時就擒遍搜除梃外並無他物其情寔係風癲悞入宮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料龐保劉成素必淩虐于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況今拿到內官名姓不同當

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于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積疑驚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花山修工初四日蒸點心初五日犒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半在西城蔴線衚衕與飯吃與棍等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訖司禮太監李思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係誣扳着與馬三道等一併斟酌擬罪來奏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于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劉登雲堅執本不識認張差五次嚴刑二犯已故訖臣等看得先後招詞已處

冠張差及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竊竊青麟
假衒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餉張差以甲地意
欲何為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三兇已身故
覆執無人各犯俱擬配杖俱從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
實遵諭旨之屢須既以廣皇上垂恤好生之心又以昭
儲位懇請祗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聖旨
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犬等著
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潛住逅京惑衆生事
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讞此獄者刑部司官胡
士相陸夢龍鄒絡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
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之唯劉繼禮吳孟登

岳駿聲秦嗣美馬德澧朱瑞鳳也當王之宷揭奏孫差口借奉旨三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千十六都頭兒則胡士相閣筆不下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叱宿不許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厲持不便究竟太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之時則頗事調停于是改黨內為敵內改都頭兒為番頭兒與地三千十六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々敗獨推我死而刑官竟付之不問嗟乎借風癲為調護兩宮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為王之宷罪案是誠何心哉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宮光廟臨
喪哀毀殊至傷動百官次日即傳令旨命礦稅盡行傳
止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是時
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論百疏槩
行留中辛丑冬十月神廟抱病篤甚追悔礦稅事夜半
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沈公既承旨尚未即發忽有
內璫二十餘輩眼跪來追回四明猶豫未定闔輒自相撲
流血被面四明惶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者
不二十年光廟首諭傳免民間歡聲雷動若更生云示
光廟又發遼東關餉軍士犒賞兩閣遵照速行特發內
帑銀一百萬兩餉犒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務治實惠

又令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兩項共給解銀二百萬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兩入太倉即時撒發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昌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初二日命考選館諸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按巡鹽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大學士方從哲請以疏激御史劉光復奉旨革職爲民乞復原爵允之

旨諭禮部遵遺旨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尚書孫如游執稱本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考遺命爲言大學士

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慈聖太后因誕育
皇考母以子貴者但以侍奉勤勞遽加尊號本朝寔無
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貴妃于慈寧宮凡朝謁尊禮一
如神廟之于慈聖故事時西李康妃有專寵鄭貴妃援
誠于李故所求立應封后者太后之漸也竊謂光廟此
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厚則厚矣而不可訓也獨不思
孝靖病篤及既崩而貴妃挾制事乎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俱用紅鄭貴妃有寵
神廟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講今上
安得不聽因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
復用後孝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慈聖俱付西宮范德

妃權署家範嚴整如此是時移廟東宮劉昭妃尚在濬
慶廟登極移貴妃于仁壽宮而迎劉太妃于慈寧宮禮
也

上親點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潅俱
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
請也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名輔臣葉向高于田間又
諭禮部封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
東昌府惠王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于御門見各官隨從多
執洒金大扇及回至省愆宮即聞散班官于會極門髙

聲喝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等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叅來重治

上傳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念賜經略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

給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恩澤三曰斥逐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閣激上怒謂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備萬壽諸費令朝瑞擅請停止為大不敬幾于廷杖既念即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調外閣部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上諭吏部向東宮講讀官著查現任者即予優擢其在籍者速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䘏以示講幄舊恩又諭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即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内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著量才起用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詩亦以疏救劉光復錮繫五載矣允之

起陞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王德完為太僕少卿元標鄒公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時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者輒予杖公實奏疏入朝遣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杖畢而後詣會極門投疏值日内閣曰若非上奪情疏乎盍以趙某等為鑒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

杖嗣是屢起屢屢顛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處
卜消長命下起陞士論稱快德完王公即疏請篤學中
宮被杖者于國本稱爲第一人原任户科孟養浩楊東
明程紹吏部白所知俱起陞太常少卿姜應麟鍾羽正
李本固丁懋遜史弼俱起陞太僕少卿程紹以礦閹叅
逮夏縣知縣疏救革職應麟以爭封貴妃鄭氏謫降者
所知以吏部守制爲戴士英誣其匿喪營陞革職者至
是俱起陞吳原任吏部郎中張鳳翔耿廷柏俱起陞南
京太常少卿汪應蛟起陞南京户部尚書饒伸馮若愚
俱陞南京光祿少卿劉元珍胡克儉王惟儉白瑜原任
知府錢策俱陞光祿少卿饒位何杲馮從吾黄龍光鄒

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陞尚寶卿區大倫秦聚奎涂喬遷柳佐俱陞光祿丞王佐林材劉文炳劉時俊袁可立俱陞尚寶丞呂圖南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萬連崑陞南京禮部郎中翟鳳翀南京戶部郎中原任知縣滿朝薦陞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燻陞工部郎中原任同知王邦才陞南京戶部員外郭尚賓陞南京兵部主事史孟麟南京禮部主事郝名宦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縣韋國賢南京工部主事一時共起陞大小官四十八員

上特諭內閣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令發內帑銀一百萬兩啟建皇極門殿着欽天監擇日興

工

兵部尚書黃嘉善奏請將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未徵錢糧悉行蠲除并通灣店房遺患請查豁免從之

光廟御體羸弱雖正位東宮未嘗得志登極後日親萬
機精神勞瘁鄭貴妃欲邀歡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
朝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八月晦日甲寅上病漸深名見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諭曰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宮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內閣奏聞
上以問從哲從哲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即

命中使宣傳諸臣既退可灼至又同進診視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媼至候問皇躬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前是上飲湯輒喘及服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中閹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有頃可灼乃出閣臣邀詢之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進傳促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即問服藥後何如可灼云聖躬安適如前次日五鼓內宣召甚急諸臣趣進龍馭上賓矣蓋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廷盛傳宮中盡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御醫房

內閣崔文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漣已具疏論其合謀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藉藉之口遂漸不可解光廟初服藥時傳旨賜可灼銀幣已賓天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畧曰當聖躬疾篤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冒進御而朝賓天即不能浚文以律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罰俸一年既而可灼席卑待罪文票著馳驛回籍御史鄭宗周疏請寸斬崔文昇以謝光廟之靈從哲票著有禮臣會議處衆心益憤不容不已於是論者蜂起謂若可灼之大昇罪當不難逃而從指爲設如此則紅丸之進亦難免黨

同合謀之鬼矣
毋即要無其中犯光正案也謹案其年五月疾太醫院進藥
鼻衄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
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擬以律誤用御藥大不敬
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張敷華尚書學
大理寺卿楊守隨擬引交結近侍官員律論殺議者
猶以未盡法為恨斯時為政府者當早援故事文昇可
灼俱下獄擬罪則國法在而人心平乎奈何也文昇不
問可灼蒙賞是非倒置乃至遂數一激而為孫宗伯
之弒逆再激而為魏忠賢之爰書黨禍不已國運隨
之德清之肉其足食乎

西李康妃為光廟所尊寵鄭貴妃陰結懽于康妃承氣
與合謀以進封貴妃為請羣臣堅持不可及光廟崩皆
欲與康妃蓄謀擁留皇子守乾清宮欲邀封太后及天
皇太后同處分政事太監王安者保定人初為光廟東
宮伴讀以從龍恩陞司禮監太監光廟頗嚴憚之登極
一月上一切聖政王安左右之力為多至是知康妃蓄謀
深以為不然遂具揭遣發外廷稱選侍欲擁立東朝敕
前朝畢集散事羣臣請陶孝遺命諸臣大懼閣臣方從
哲等羣臣哭臨相閉門不得入給事楊漣排闥直入宮
門內閹持梃亂呵漣厲聲曰皇上崩逝臣子入臨遲者
誰敢拒天呼嗟吉遂者內閹止宗教勸羣臣乃得入至梓

請入臨哭臨畢羣臣問皇長子所在諸閹擁蔽不出羣臣嘉相
率衆擁兩扶請皇長子出從豁儀皇長子暫遂東宮俟選擇
吉居正宮位乾清避尚存走謂天子難遂居東宮之理
選侍無僭居乾清之事乎尚閣等連意等責以嚴詞諭
與禍福良久皇長子始出倉卒并輦閣臣劉一燝尚書周
嘉謨與英國公張維賢及給事中楊漣等共登輿舁之行
數步輿奐嫗遂退是日御文華殿羣臣先行謁慰禮勸請
進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于是周嘉謨楊漣與給事中惠
世揚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力請選侍移宮時未封康妃稱選侍
次日羣臣立候上批本皆遣侍者即移仁壽宮至晏等
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

況簪珥衾裯之屬棋為羣閹所掠奪選侍位下內閹李
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送究羣
及選侍之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骨肉
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餘
事仰周朝瑞駁之謂書樹旌旗妄無題目繼春辨謂保
全選侍蓋亦人情至理非託眼旌旗驚心題目且皇上
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以發之乎即移
宮原是正理何必立時驅逐乎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
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掄何之皇八妹入井譁嬪賽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無[illegible]有劉雉經入井蕃語有衛慕
據着令回話繼春回奏以風聞對奉旨賈繼春削職為

民

御史左光斗疏奏畧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之故今日調御何方李進忠劉朝既經正法其餘株蔓竟有藥戕燒探獄索詞者否以寢淮南之謀既而上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欲封皇后朕心不安暫居慈慶宮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等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于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

示遵行

給事中楊漣疏敘移宮事情未妥臣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繕發罪璫恐宦織厰羣黜無滌蔓引太甚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借詭為重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既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猶在耳也臣未所以議移宮始終如此為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舊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籍治罪璫過甚者或彝詞發姦通摭揀聞風激息之言孫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伏乞皇上于皇單

皇考時勤召見諭李選侍不粘曲及選侍勸加恩數御禮
廷宰遵遺言云宗祧於文母特諭群臣曰朕幼沖登極開
誠布公無不意於是乃有垂簾語與聽盜祇之訛傳驟成疑
以文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亦得不申諭以釋羣
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
侍阻于煖閣不許朕出司禮監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
使李進忠請回者着李要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太監
危從朝尊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朕衣鄉等親見當日暨
家安寧危乎當避宮者豈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
御乾清宮縣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司禮官
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暴恭

送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
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奉皇考
命依選侍朕不往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
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
成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旣毆崩聖母每使宮
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
之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
追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于李黨不
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欽
此

按此即要典中移宮一案也當時楊左二公何嘗不

請調護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語皆熹廟諭中之言乃盡舉以為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熹廟中夜捫心何以自解嗟乎奸臣惑主顛倒是非可勝悼哉

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御史劉廷元往日用事羣小附和開款造單日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工無不錯愕弁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罷斥有旨兆魁以新簡留用廷元下部院看議已而部院覆廷元候論定處分世揚首攻二奸彼黨恨之入骨遂誣揑世揚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普天縞素矣而青衣宮禁有是理否

泰昌元年九月熹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天啟以
明年為天啟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仍稱泰昌元年大
行皇帝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天啟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皐等追論御史劉
廷元下廷臣看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御史
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突有張差之變廷
元職司巡視宜何如其憤激乃云迹若風癲貌同黠猾
若休戚不相關者然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設
真信為風癲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何詞以謝天下提
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不癲有心有胆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

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自咎反哓哓于忠義亂賊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為亂賊乎阿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為忠義乎科臣張鵬雲道臣馬逢皐懷恨不平連章瀆奏皆為宗廟靈長計至深遠也有旨劉廷元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信李可灼以進紅丸藥致皇考速逝縱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掩弑之寔且引許世子止不嘗藥以責從哲給事中魏大中亦疏叅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可灼內云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遡之張

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掊之罪不黍之三案不悉不定時先後糾彈者刑部侍郎鄒元標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彭汝楠沈維炳薛文周御史張慎言禮部主事劉宗周等奉旨廷臣會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進藥之後龍馭即升票處可灼又不重究令輔臣自請削奪為法受過臣等會議應如所請崔文昇李可灼應下法司從重究擬云云有旨李可灼著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去時文昇已充南京淨軍也後法司擬可灼遣戍有旨依議

孝和素與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于光廟孝和由是鬱鬱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時熹廟年幼不甚省

熹廟既即位封乳媪客氏為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食幾與三宮等時魏忠賢已入宮中客氏初與內閹王國臣有私既又私于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賢協力擁戴安內閹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以盜內帑下獄（忠賢初入宮亦名進忠後改今名）楊公漣疏糸忠賢忠賢乞憐于安安盡委罪于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遂得無恙既而國臣與忠賢爭客氏而閧熹廟詢客意所向因逐國臣而留忠賢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詬責客與賢反大恨安安循

例告病擬邀溫旨即出有閹陸藎臣者霍維華戚也通
信維華謂安與賢違當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忝安
賢猶懷前恩思為援手王體乾心圖掌印慫恿客氏激
賢怒遂矯旨允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名下曹化淳
王裕民馬應辰等俱降責有差
王安既死忠賢用事烏程沈㴶首通其名下劉榮以轉
通于賢由是附賢者漸衆賢以霍維華之攻王安也深
德維華維華因引孫杰與賢通線索漸密冢宰周嘉謨
惡之以年例黜維華于外孫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
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
神廟時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經畧遼東嗜殺過當然守

禦甚嚴賴以安堵然性剛愎自用歲時絕無一介賂遺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文自遼歸訟言其短衆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弼在遼凡流民來歸聚集堡城中給其衣食有逸出者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細不得行應泰至盡反熊所爲敵騎至遼城下奸細開門內應或云袁應泰所納遂至遼民失所男女羣擁轅門控愬槩置不理以故遼民憤恨招敵攻城遂開門擁入遼陽陷應泰自刎報至舉朝震恐熹廟即家拜廷弼兵部尚書復視師于遼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科道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

守關先是王化貞主戰欲用西師剿敵而寄粘數將毒永芳為內應廷弼欲蘭薩修備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又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焉

天啟二年正月　大清兵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且欲渡河紛紛南竄左營參將孫得功旗鼓遊擊某遂擬縛化貞以獻敵化貞大懼狼狽逃歸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是主戰而逃然棄畫關之說為有當也遵奉守關之旨亦敗偕而南言者並以私逃論列化貞廷弼身詣法司俱議斬楊公漣等議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刑是時持平之論者識以冉為允當云

避事一案立議者刑部主事顧公大章也先是丙辰丁巳之際士人日受羅織大章慨然以實覈自居數補國子博士頗為世道劾劾後為祠事劾其勳遂並時斬惡御史楊維垣疏參翻獄大章疏辨無與之案誅縱劉廷鶚難未載論事則托貢乃罪罹頗肖謂特奉參諸臣並論辟矣業逃辟矣叉何辭焉雖垣又參其章受熊廷弼賄四萬代為營脫并及兗獄寰楊漣等共章叉辨彌時會審者二十八人各有單給而各出己見參偽書三戒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與辟徑偽書釋廷弼識廷弼行賄應行可議釋之人不應行于定辟之人至於獄寰係御史倪時棠所定後養沖係御史吳應琦所擬釋與

表風馬牛不相及雖短但欲甚匪之罪不知已陷說議
哉君於條兵有旨奏劄既朝着亦應供職後逆賢猶然
樂發楊左寔奉維短之疏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後游長安
與東宮伴讀王安善因為安稍說當世人品某某為賢
某某為邪安聽之豈非一不倚兩可之際而人盡退而為
陣諸須詭者齊斬斬相攜貳爰言策之曰浙以主兵也齊
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敎遂疏矣然柄素在察未易遂
然可攜也遂多方用間齊浙累大攜齊以兩散而楚孤
歸正雖楊左主其謀而挽奔走以玉成之者文言也
與神宗之戚鄭國泰嗣雖費神主謀斬朝政則南昌劉一

燦然汪徽洪擧文言實編修之時諸君子爭嘉文言史
劾而忌諸明盜衆惡成被逮下法司獄未竟人謂文言
實沙林僕攻宸不聽益遂必鄉間遂入蒲州韓爌高邑
趙南星之幕看緣與入內閣中書顧肆招搖甲子歲亂
忠賢因淨史鄭拒缺歡釋職楊左等皆刑科給事
攻言所招獄辭死可並特出中旨廷杖一百後逆賢殺
借後言口擬楊左等御史梁夢環復疏參逮下詔獄
天啟三年癸亥京察洗是鄭必元標為左都御史葬亦
釋其辭系必遂法之而後秩于是給事中朱童蒙郭允
厚郭興治相繼攻之鄧請葉公揭謂童蒙上論其譏
況厚所皆其人郭興治遂繼為賊三臣之意同以不在

于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也元標連疏乞歸陛趙公南
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
亓詩教趙興邦宮應宸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持局者
也時目為四凶考功郎中程正己素惡其招權亂政復
廉得賄狀俱當之以不謹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爭之
甚力正己不聽諸有議者亦俱從擯斥不稍假借
給事中阮大鋮者桐城人與左公為同里甲子吏科都
缺序應屬劉弘化其次大鋮又次魏大中大鋮素與東
廠理刑傅繼教善繼教及刑科傅櫆與逆賢之甥傅應
星通譜稱兄爭大鋮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劉弘化不得
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鋮自為地也高邑趙公擬如例轉

大鋮懼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參左公及張
鵬雲魏大中大鋮請告以歸
兵部員外郎鄒維漣廉而才高邑器之調為吏部時江
西現任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員外調皆屬破格給事
中傅櫆遂參高邑紊亂舊規援引私人高邑伸辨有旨
督趣維漣到任櫆再疏并參左光斗魏大中目為邪黨
御史張訥疏內有躍治之詮郎屢煩吳命之招呼等語
御史袁化中出疏辨明福清葉公票旨各心供職不得
爭辨求勝
光廟有選侍趙氏者尚未有封號素與客魏忤熹廟時
客魏乘機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

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崇禎時無有聲其冤者

熹廟張裕妃有娠鋪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盡行屏逐絕食而死革其封號如宮人例焚化崇禎時復其封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熹廟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亦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于張預為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出為宮人至崇禎時始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內閣劉良相者曾為熹廟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住鳳陽殺之

天啟四年涇陽張問達去位高邑趙南星秉銓鏡意澄清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下多不悅福清故堅卧以持之致有傳樾之事先是應山楊公由僉院陞副院僉院盧席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應山與高邑諸公堅執不可共推轂桐城左公熊徐大怒遂嗾傳樾系論高邑再及桐城并連魏大中張鵬雲等熹廟偶以小恚怒魏忠賢忠賢待罪私邸外廷有傳其事者應山遂草二十四大罪之疏桐城左公賛之甚力而徽商之澄江繆昌期澄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内者只爭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且内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幸乎桐城默然不三日而應山之疏

竟上疏入而忠賢已侍內久矣時天啟四年甲子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題參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乞奮乾斷早救宗社疏畧曰高皇帝所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東廠魏忠賢者本一市井無賴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信小忠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責重閣臣其餘不得假借自忠賢擅權之後旨意多出傳奉真偽莫辨近且三五成羣逼勒票擬甚有竟自內批者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先帝顧命親捧御手首定大計者也乃忠賢急于剪已之

所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示意孫杰論逐大罪二也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頤于護黨氣陵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志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寉忠賢一則使人呼辱于部堂迫之使去一則與沈淮交搆陷之削籍其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也國家所最重者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它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㸃陪貳致一時名賢
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
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九
人抗論觸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
長安中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
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
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上年因皇上南郊之
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
罪八也此猶曰未有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
欣相慶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
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且猶曰在妃嬪也乃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不意雷繞虹流之祥忽化而為飛星墜月之慘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寔有謀焉是皇上并不能保赤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危所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即皇上倉卒受命時擁衛防護之中王安亦不無微忠焉而忠賢以其私忿矯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憐毒難言其大小內臣無辜而擅殺者不知幾何是不但讐王安而寔敢于讐先帝之舊侍與皇上之老僕驕肆橫逆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至于今日討奬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豈特塋地之擅用朝官僭擬陵寢而已哉大罪十二也且今日蔭錦衣明日蔭

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傅應星等五矦七貴何以加玆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〻死皇親家人數命意欲扳害皇親搖動三宮當時若非閣臣立持則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其墳脉忠賢乃誣以開礦立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以煤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佔牧地果真自有撫按學道治理乃竟拏黒獄拷掠致斃使青衿赤壁之之氣結于壁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

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俾困頓以去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此明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必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矣而鴻臚傳單忽蒙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使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耶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宄非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而雞犬不寧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

知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刋黨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沈潅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寄迹于內相之家昔劉瑾拾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故識者每為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鉄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洒道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而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今春聞忠賢走馬御前大無人

臣禮皇上嘗射殺其馬而忠賢不自畏罪且進有傲色退多怨言朝夕隄防介了不釋蓋由寵極則驕恩多成怨從来亂臣賊子只爭一念而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雖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也忠賢負此大罪恐內廷之竊發者發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恐外廷之竊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扳枝附葉倚托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即或奸狀敗露奉聖夫人復為之彌縫其罪戾遮護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而

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内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内邊不肎凡宫中府中事無大小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寔即如迩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始敢批發嗟嗟天顔咫尺票擬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宫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誤臣即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勳戚敕令法司逐款嚴訊立刻

正法以快神人其奉聖夫人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施
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治安者請斬臣以
謝忠賢臣死不恨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
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
調護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固素結忠賢附為同姓連
疏中有門生宰相之語廣微恨之因擬嚴旨切責朕自
嗣位以來日夕乾乾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
明舊典未敢過行從前一切政事皆朕親裁奚從旁落
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實外
廷何由透知內言毒害中宮暨貴妃皇子等語憑聽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之心楊漣

被論回籍趙擢今日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詬直本欲逐款嚴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論以後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時忠賢亦有抗辯疏反優詔荅之于是太僕卿朱欽相等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科臣楊朝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肘腋俱不報

應山疏上後應者響合福清葉向高亦密具一揭諷上准魏監忠賢退歸私寓待之以優渥比于勲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此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清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

逼我爲之門人指澄江繆昌期也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爲然謂忠賢于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陞有小璫偶賜緋忠賢叱之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若大洪疏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應山聞之憤甚福清乃貽書致解雖今前語而已圓融其辭應山欲將此書發抄有止之者乃已自門人逼我之言出忌者遂附會其說謂應山之疏由於澄江而代草之奏蘊于此矣

應山疏既不行意欲俟朝時面奏外廷遂喧傳其說一

日早朝鴻臚卿展自重請于應山曰面奏當于何時以便唱引時有武内閣數百人因聞面奏之言皆持斧瓜等器耽耽注視應山且諭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應山目懾氣奪曰姑徐之于是忠賢之黨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

福清葉向高時為首輔才能籠罩忠賢頗敬禮之應山率衆人詣福清處曰今魏忠賢怙惡擅權國勢將去公為心膂重臣同國休戚小者不必問宜請上御門將忠賢殺皇子貴人妃嬪諸大逆狀明白奏請處分以清君側失此不圖滋禍將大焉用彼相為向高曰僕老矣不惜以身報國倘主上不果聽公等置身何地乎忠賢聞

之恚曰何待諸臣我即請上御門召問諸臣如上以爲
有跡寸磔何辭不然可自爲計衆益憤向高爲兩解之
事稍息八月向高請告歸而黨禍乃起
高邑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最相契厚稱同調焉大
學士魏廣微其子也廣微執子姪禮甚恭高邑以其不
肖也弗爲之禮每向人曰魏見泉可謂無子見泉允貞
字也廣微聞之深以爲恨後廣微大拜復往謁高邑三
及門而閽人弗爲通曰有事請坐無事請回廣微靦
然曰人可以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以歸而
決意逞宿憤矣
四年冬十月頒朔魏廣微不至及享太廟禮將竣始踉

蹌趨入吏科給事魏大中糾廣微以執政重臣遇廟朔
大典偃卧私家大無人臣禮目而攻者甚衆御史李應
昇疏更切直畧曰閣臣魏廣微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
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糾之乃疏辨自
謂罪止失儀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儀
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
靦然復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
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
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
伍者此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

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輙自張皇汴
啻十目十手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
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奉嚴旨責其恣肆借端輕侮不諳大體
魏廣微深恨衆人之糾劾也揣忠賢以應山銜大中等
因欲借刀剪除遂與比周密謀以黨者人主之所惡也
乃譖于上曰楊左袁魏與在朝諸臣蔑主沖幼結黨擅
權不盡竄殺無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輕蔑之心上意遂
移忠賢淂以肆行排陷初猶挑激上怒傳奉票擬繼則
從中叢票語付閣謄進廣微在其門下初稱宗弟後稱
宗姪内外交通而搢紳之禍始烈

崔呈秀者薊州人以御史巡按淮揚貪墨甚著錫山高攀龍為總憲力任澄清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為廉糾崔呈秀為貪呈秀百計求援而高公執法不少徇遂擬遣成呈秀乃微服持賂忠賢願為之子呼之以父忠賢悅遂出中旨免其勘復起用呈秀素與內閣許秉彝善魏廣微與內閣王朝用善許為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在逆賢名下于是崔魏兩人互相謀畫咸借內力以圖報復矣

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奔銓求援于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

每悔之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欲報銓素與魏忠賢姪魏良卿善至是致書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因導之行廷杖以興大獄排陷衆人且又時時暗將外廷事情密報忠賢使為之備于是王體乾力主廷杖之說忠賢猶躊躇未敢即行體乾慫恿成之先杖御史林汝翥林潛逃未獲遂杖工部郎中萬燝錦衣大帥田尔耕體乾承望風旨遂斃萬燝于杖下又疑林汝翥藏匿福清寓邸緹騎圍繞遍行搜索故福清待罪疏中有云閣臣之體蕩然者指此也

上性好走馬又好作水戲種種機械出人意表又好蓋房屋凡斧斤之類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也忠賢

每欲有所處分即令王體乾等伺其經營鄙事時即從
旁奏請聽畢便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
下移而忠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
嘉善知縣謝應祥素有廉名後會推為山西巡撫御史
陳九疇以應祥曾筮仕大中之邑與大中有師生誼特
疏糾之大中詢九疇為焚琴煮鶴九疇叅大中為狥私
把持應祥圖謀陞遷文選郎中夏嘉遇疏辨會推始末
九疇復爭執不已奉旨魏大中欺朕幼沖把持會推以
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紜成何政
體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臣會看謝應祥等吏部尚書趙南星亟稱謝應祥之

賢而明魏大中夏嘉遇之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鄒尚友也臣以尚友俞厚賄科臣辭而又至故鄒之不與推有旨責其朋謀結黨淆亂國是南星遂以耄請歸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于紛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為人謅弄況向日經筵朕親覩失力豈望澄清吏治既年老引咎着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會看不公自劾失職奉旨總憲為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私何乃師友偏比不肯從公會看又旨幼沖字樣任情那改非欺而何既求罷着回籍調理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究星沒遮攔吏科給事中劉弘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猖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攔工科給事中劉　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粮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烺

地狗星錦毛犬尚寶司卿黄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龍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　轉一作劍

地角星獨角龍[illegible]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王　圖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地强星錦毛虎工部尚書高徙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来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户部右侍郎鄭三俊
地壮星母夜义禮部右侍郎張　鹗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禄寺丶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閭星摩雲金翅翰林院簡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 鄤
地淵星玉旛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 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 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将户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佑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彥良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将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韋　藩
地空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闔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　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維璉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　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給事中郝土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玄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士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慎言

地樂星錢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廣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　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鎮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道
分守南京汛地頭領六員

天竟星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天啓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十月蘇松兵備道朱童蒙前任省中以疏攻理學大臣鄒元標等癸亥京察例出此任在任多為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有旨朱童蒙不准養病并前例推鄒允厚李春燁與朱童蒙俱陞京堂用巡撫周起元具疏劾奏

童蒙時纖監李寔以楊姜事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
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俞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
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
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南京御史呂鵬雲以例推僉事請告奉旨呂鵬雲不准
告病并諭例推考察各官徐大化孫杰與呂鵬雲俱陞
京堂用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
俱起復原官催來到任
給事中李恒茂具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御史崔呈秀
事情顯係誣衊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既
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陳九疇即陞京堂

用

十一月上諭內閣朕覽李瀚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曰思文臣票擬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一二也前時鴻臚寺數起批行外廷嘖嘖近日巡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處擬領埋且乞討肩輿者乞進侯爵者鄉槩應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令後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回大家殫力紓忠共期于平以副眷注時魏廣微欲專以遂于告病之際求逆賢傳特諭令票商量廣微與逆賢通譜凡遞消息親手書就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送至王朝用朝用復加封記送至逆賢直房黃汝良史記事皆以

書勸廣徵停止中旨大拂其意隨有李魯生帝曰執中王曰建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詆天下譁然笑之嗟乎魯生之逢迎求媚若此尚足齒于人耶

大學士韓爌因有票擬不當之諭遂引罪求斥畧曰臣以譾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无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名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戇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奉旨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既悻悻

求去着馳驛回籍閣中揭請如故事稍加體貌無失待大臣禮不報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邊去京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與同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諭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邊以朕萬壽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綏靖為期必不從中牵制也欽此蓋

高陽德望素為內廷所嚴憚而熹廟于高陽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變賢奸倒置高陽擬陛見痛陳利害冀悟君心甚非晉陽比也嫉者謂高陽帶甲五千欲清君側左樞李邦華定名之內外合謀定矣逆賢急奏熹廟而顧秉謙欲乘間以圖首揆遂擬諭以進高陽得諭即日東行邦華引疾回籍次年逆賢即分遣內閹鎮守各邊以奪諸大吏之權云

十二月大學士朱國楨為李蕃劉徽等參劾遂連奏三疏引病有旨着馳驛回籍加少傅蔭子一人賜銀幣頗厚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輿夫如例逆賢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獨優禮之

御史崔呈秀疏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
并諛逆賢修城之功頌璫始此自是而後朝政濕淆諂
諛成風日以謀害諸賢爲計而國事有不可言者矣